

A-SUN 82.

3.

原始世界的冒險

吳炫三1979年首次非洲行，1985年二度前往，兩次總計近兩年時間，期間並旅行中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的原始部落。他的創作風格從此有重大的轉折。沙漠陽光、部落族人的樂舞、巨石雕刻、面具紋飾及特殊人文風采，都成為他創作的靈感泉源和動力。



【本頁圖】1982年，在武裝軍人陪同下，吳炫三進入非洲叢林旅行探險。

【左頁圖】吳炫三，〈旅途之歌〉，1982，油彩、畫布，162×130cm，臺南市美術館典藏。

為非洲獵奇辭職賣屋

吳炫三的創作生涯裡多次到非洲，其中有兩次長時間深入探訪，第一次是1979年，以西非、南非為主；第二次是1984年，以撒哈拉沙漠為主，兩次總計約兩年時間。其餘則是間隔多次的，每次做一、兩個月的停留。

1979年，這位生長在臺灣東北部農村，從小不愛受拘束，喜歡在森林活動的畫家，一方面是長久以來嚮往叢林和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方面則是他在日本展出時，知名藝評家瀨木慎一在富士電視對他作品的評論，認為好的藝術家作品，應該是一眼望去便可以識得；如果需要看簽名才能認出畫者，那就不算是真正屬於他的作品。他說：「吳炫三繪畫技巧很好，什麼都會畫。或許有一天，可以看到真正屬於他自己的作品。」這一番話深刻地撞擊吳炫三的創作思緒，他告訴自己是該走出學院的約束了，也許到一個嶄新的天地，如同他所崇拜的高更（Paul

【左圖】
吳炫三及其簽名。

【右圖】
1979年，吳炫三首度前往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拜訪布希曼族人Tsumkwe部落。



A-SUN





吳炫三，〈叢林伴侶〉，
2020，壓克力顏料、畫布，
130×140cm。

Gauguin) 前往大溪地，不就開創了藝術生命的燦爛火花？

在大學時期，吳炫三的作品受到高更的影響，他考慮到如果也前往大溪地，未來創作可能會加深高更的影子。而後他想到童年在大元山對泰雅族部落的印象，也想到20世紀多位偉大藝術家像畢卡索、米羅 (Joan Miró i Ferrà)、馬諦斯 (Henri Matisse)、亨利·摩爾 (Henry Spencer Moore) 等人都曾從原始藝術獲得創作養分。對他來說，非洲應該是很理想的探境採藝所在。然而回到現實生活，那時兩個孩子還在讀



1980年，吳炫三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卡爾登中心舉辦個展，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蒞臨參觀並合影。

幼稚園，他要面對的是孩子的安頓、教職去留，以及龐大的旅費開支等問題。

他為了籌措旅費，出售在臺北市天母地區分別做住家和畫室的兩棟房子，同時辭去大學專任教授職務。這些作為引起母親的不解，甚至覺得這兒子是不是腦筋有問題，能夠當教授已經是相當光榮了，也擁有自己的房子，想到非洲何不等退休後再去。畫家好友賴武雄、蘇峰男等人也對他好言相勸；但他心意堅定，認為自己從家鄉北上時不是兩手空空的嗎？就算去非洲把錢全花光，回來也可重新開始，何況出遠門回來又多一項經歷，要養家糊口應該沒問題。房子和工作將來都可再尋得；就是藝術之路不容蹉跎！

籌備非洲之行，經費就是首要考量。經吳炫三一番仔細估算，一年時間所需花費至少要十萬美金。基於當時出境的規定，一人只能攜帶三千美金。他到銀行尋求解套辦法時，行員建議他找文建會（文化部前身）設法。他到文建會拜訪當時的主委陳奇祿，但也是因於法無據，難以提供協助。後來，一位高檢處的年輕人建議他去中央銀行申請，不料竟獲准了。當他拿著批文前往中國商業銀行辦理結匯時，行員都覺得不可思議。由於他事先資料蒐集非常周密，包括沿途需要支付一些關卡過路費等意外開銷，因而在銀行兌換了許多一塊錢美金紙鈔；一綑綑的小鈔晾在銀行櫃臺上，引來不少好奇眼光。

「廖繼春老師好幾次跟我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拋下



吳炫三，〈肯亞馬賽族人〉，
1983，油彩、畫布，
146.5×189cm，
臺南市美術館典藏。

身邊的俗務前往巴黎，去完成他少年時代的夢想。他勸我不要像他一樣。」在動念前往非洲之前，他的腦海始終盤旋著廖老師這一席話。1979年的9月，吳炫三展開第一次非洲行，從臺北出發，經香港、印度，前往首站南非約翰尼斯堡。長達十一個月的行程，到訪之地除了南非，還包括馬拉威、莫三比克、肯亞、坦尚尼亞、索馬利亞、羅德西亞、史瓦濟蘭、賴索托、剛果、奈及利亞、尼日、納米比亞、查德、衣索比亞、埃及等近三十個國家地區。

吳炫三說，在非洲，像約翰尼斯堡、金夏沙、拉哥斯、阿必尚、奈洛比等城市都留下了白人殖民地時代的建築，外觀儼然是現代化的設備；但是離開市區1公里，彷彿落後了一個世紀，像肯亞城市的20公里





1993年，吳炫三與南非曼德拉總統於臺北圓山飯店會面，並致贈〈豔陽下的少女〉版畫作品。

外的高速公路上，可以看見全身赤裸的男女，行走自如。每當他從繁華的城市進入蠻荒，心裡總有強烈的感觸，到底誰是真正滿足，真正快樂呢？是城市漂亮建築裡那些沉迷於西方文明的人？還是蹲在泥土屋前，痛飲樹薯酒，穿著樹皮，唱歌跳舞的土人？原始部落那些不同層次的黑色肌膚、火辣的陽光、刀切一般的住屋影子，給這位畫家留下難忘的印象。生命的掙扎，在燈紅酒綠裡是找不到鮮明痕跡的；但是非洲大地和在非洲大地與自然對抗的部落族人，傳達掙扎的血淋淋一面。「我在美國迎合潮流而畫了不少照相寫實作品，我不會再去畫這些風格的畫，非洲旅行使我更有這樣的覺醒。畫，不能失去人間性。」

在陌生的國度旅行當中，他有多次死裡逃生的經驗，其中一次是乘獨木舟受困在有名的布阿河鱷魚潭。他為尋找河馬群而前往該河域，

〔左頁圖〕
吳炫三，〈豔陽下的少女〉，
1988，版畫，91×7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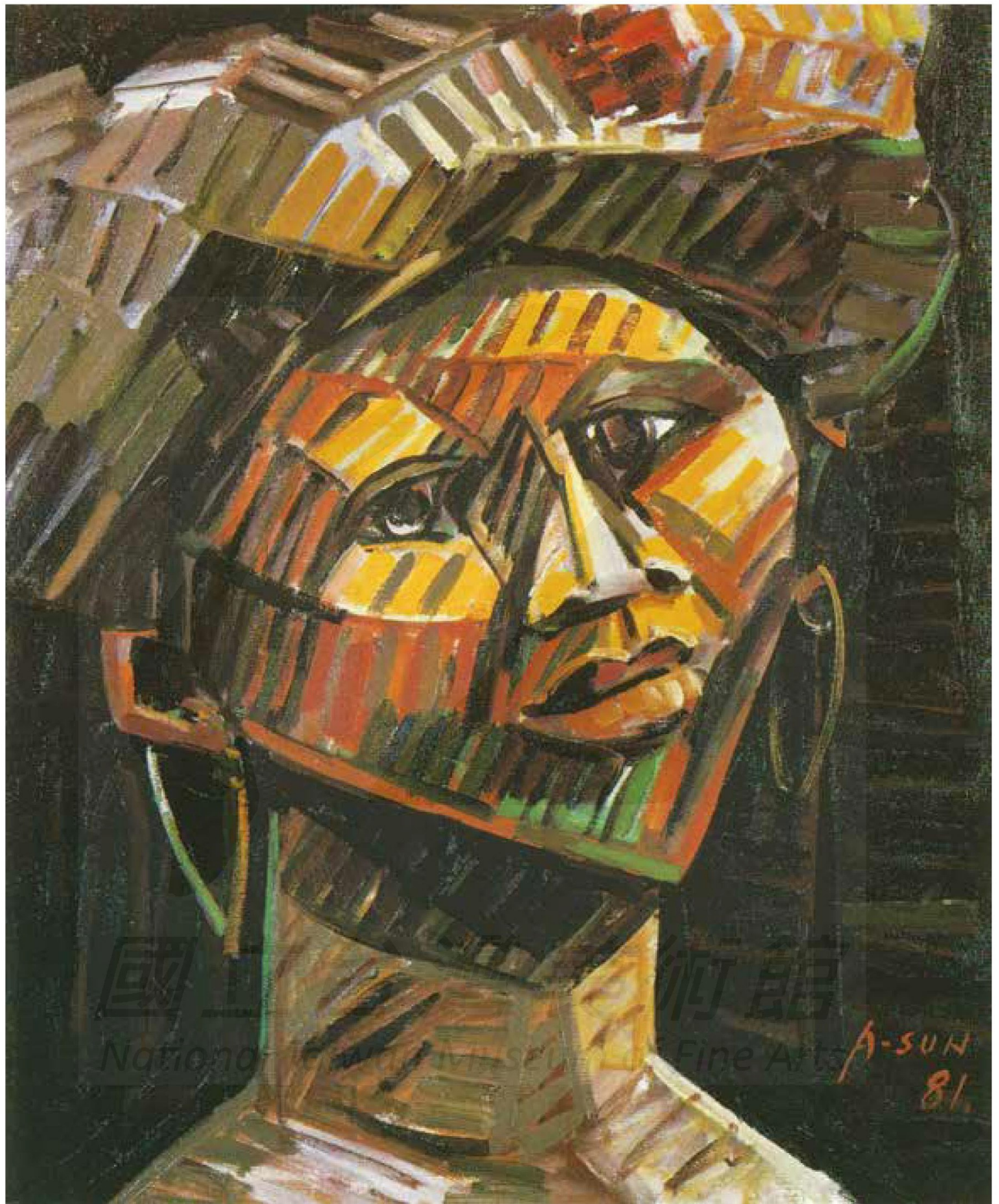


吳炫三，〈艷陽下的女娘〉，1994，壓克力顏料、畫布，128×128cm。

〔右頁上圖〕 吳炫三，〈舞之祭〉，1980，油彩、畫布，115×156cm，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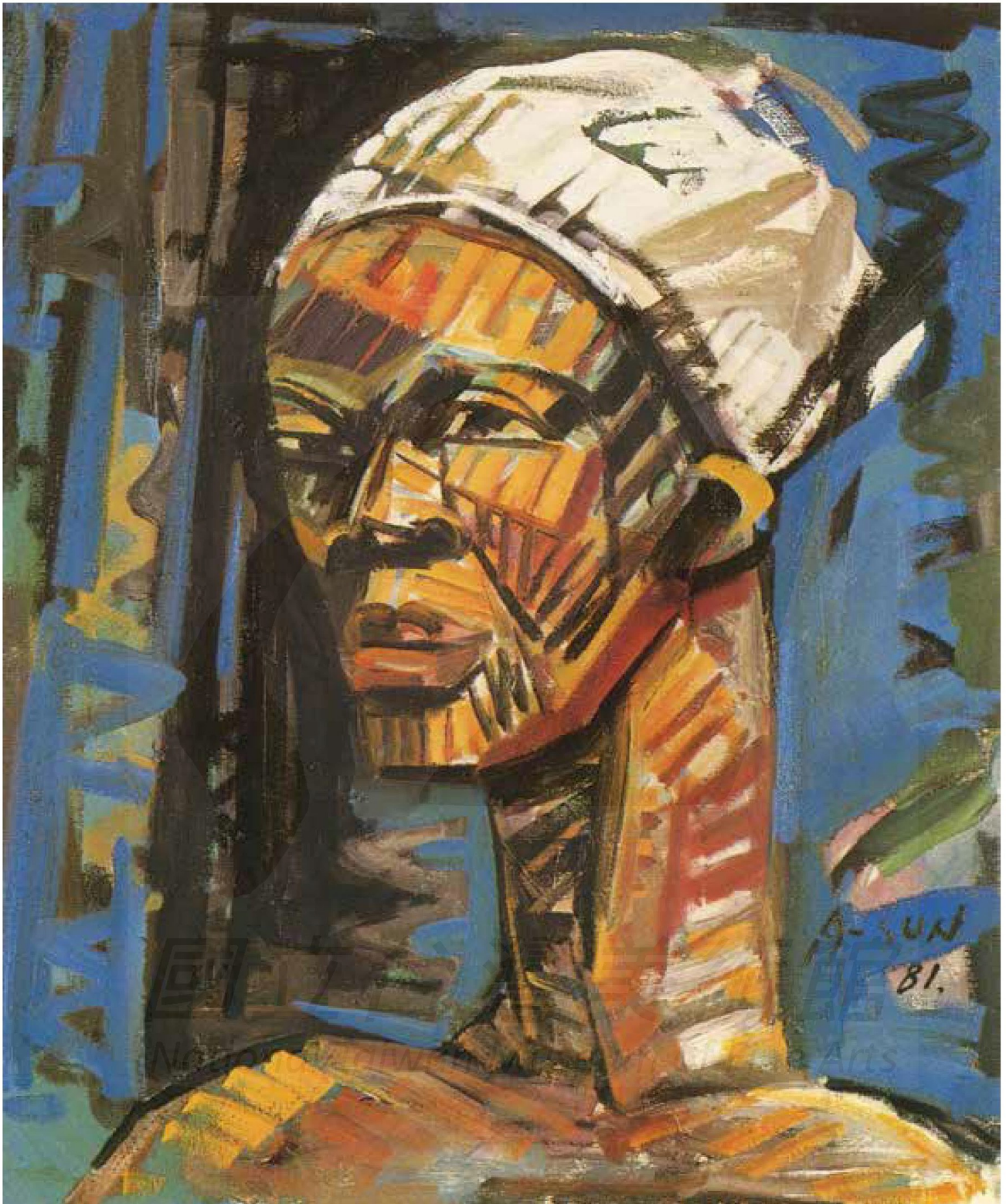
〔右頁下圖〕 吳炫三，〈非洲人〉，1981，油彩、畫布，112×145cm。





吳炫三，〈十七歲〉，
1981，油彩、畫布，
73×61cm。

因嚮導過午才到，加上他們半路溜跑，以至於他和船夫兩人迷失於沼澤中，最後在暮色中找到河口才得安全上岸。回想起當時禿鷹在頭上盤旋、鱷魚的尖嘴在水面上若隱若現的情景，心有餘悸。另外，他在奈及



利亞停留的一個多月時間，正是奈國動亂時期。連軍隊和警察都攜帶槍械行搶，他隨時要塞錢保身，每天都提心吊膽，類似的驚悚遭遇往昔都曾在蠻荒旅途中發生。

吳炫三，〈克農小姐〉，
1981，油彩、畫布，
73×61cm。

[右頁圖]

吳炫三，〈革命者〉，
1981，油彩、畫布，
73×61cm。

佩刀持槍勇闖亞馬遜河

吳炫三1979年的第一次非洲經歷，儘管歷經千辛萬苦，也引起家人與好友的不安與關切；但是開啟了他對世界的嶄新觀感。首次非洲行之後，即1979到1983年期間，他所追求的是陽光的啟示、大自然煥發的本質，以及萬物生長之潛能，畫作走出地域的侷限，風格更產生劇烈的轉變。1983年春天，他忽然感覺創作遇到瓶頸，無法突破，因而產生二度非洲之行的念頭。當他的出國計畫經媒體報導之後，有藝評家撰文以唐玄奘西方取經，在天竺待了十多年後攜回六百多部佛經為例，批評吳炫

吳炫三，〈村屋〉，1981，
油彩、畫布，71×89.5cm。







吳炫三，〈森林中的奇遇〉，1981，油彩、畫布，145×112cm，巴西聖保羅美術館典藏。



吳炫三，〈赤道上的居民〉，1982，油彩、畫布，193×130cm。



1982年，日本池田20世紀現代美術館舉辦吳炫三個展，展出「非洲」系列油畫作品。

三到非洲僅一、兩年能夠得到什麼？也質疑他第一次出訪的沿途照片是拼接而成。為此，他的二度非洲行攜帶一部16釐米的電影攝影機、三架電視錄影機、三部大型照相機，連同其他道具用品，隨身行李超過200公斤。當時任職於中影公司的攝影師余是庸到非洲與他會合同行，在四百天的非洲行走時間裡，總共拍攝1萬多呎的影片。

相較於第一次由臺北幾段轉機前往，吳炫三第二次的行程為了收集資料，作了大幅度調整。經由香港、日本、北美、中美、南美再轉往非洲。1983年7月24日先到香港請教攝影家水禾田一些拍攝事務，再赴東京購置攝影器材及學習使用，然後轉往加拿大和美國蒐集相關資料，同時也以新購的器材在當地試用拍攝。抵達紐約之後，他到訪收藏原始藝術有名的布魯克林博物館、展示洛克菲勒非洲文物珍藏的大都會博物館，以及加州柏克萊大學等，也在紐約和加州許多出版社和舊書攤尋找相關資料。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亞馬遜流域大展」尤其讓他印象深刻，也使他更確定在赴非之前，先於中南美落腳的安排。1983年9月25

日他搭機前往瓜地馬拉。充分利用展開非洲行的前半年，旅行中美的馬雅文化地區、南美的印加文化地區、印地安文化地區、神祕險惡的亞馬遜河流域之後，再踏上非洲土地。

吳炫三在馬雅文化地區停留一段時間後，轉入巴拿馬、委內瑞拉，再進入巴西境內的亞馬遜河流域上游。當時取得巴西簽證不易，他因曾經參加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憑著作品被巴西官方收藏的收據而獲得入境許可。亞馬遜河是探險家口中的「自然界最後一塊淨土」，全長6400公里，由一千兩百多條支流匯集而成的水量，舉世無以匹敵。包含了最粗獷，最原始的山林之美，卻也藏匿了無法捉摸的洪水猛獸、人間夢魘。他在當地嚮導的陪伴下，從亞馬遜河流域上游沿河而下，深入1400多公里的蠻荒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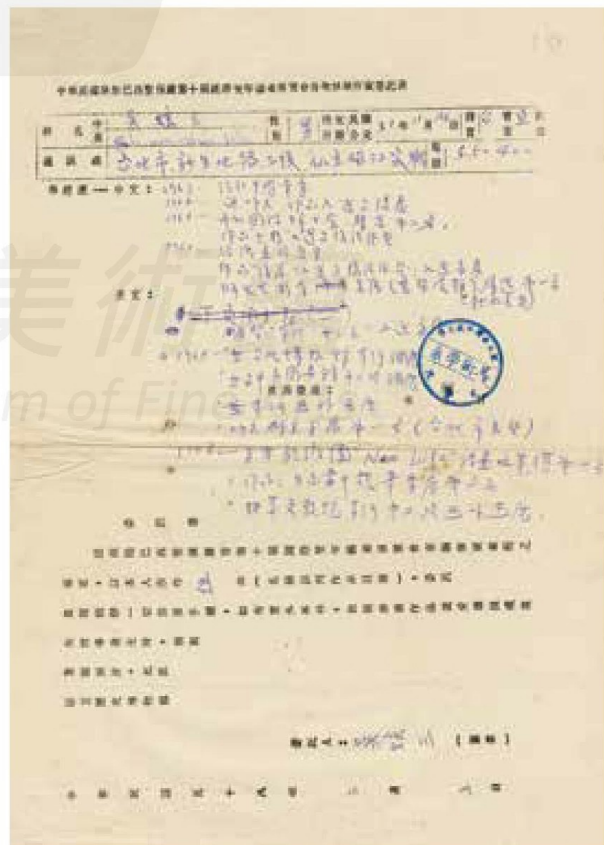
前後十五天的亞馬遜河冒險之旅，夜裡將船停在岸邊草叢歇息。由於身邊不時有鱷魚、食人魚、蟒蛇、花豹等動物出沒，又得提防原住民的毒箭攻擊，他腰掛佩刀，隨身攜帶一把長槍和一把短槍，和嚮導輪流

【左圖】

吳炫三（右1）前往探訪南美洲的古印加帝國，於太陽門遺跡前留影。

【右圖】

吳炫三向國立歷史博物館申請參加「中華民國參加巴西聖保羅第10屆國際雙年藝術展覽會」的登記表與委託書。圖片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右頁上圖]

吳炫三，〈亞馬遜河流域的醒悟女孩子們〉，
1990，壓克力顏料、畫布，
130×162cm。

[右頁下圖]

吳炫三，〈蘭嶼〉，1983，
油彩、畫布，41×53cm。

1983至1984年，吳炫三深入
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觀察熱帶
雨林文化。



警戒。在亞馬遜河流域行船之際，他也隨時擔心翻船，唯恐攝影器材和底片報銷。每當遇到傾盆大雨來襲，第一要務是用塑膠布包妥這些紀錄用品，同行人都淋溼發抖也在所不惜。雖然處處遭逢險峻，他在沿途除了影像紀錄，還寫日記、作速寫，甚至還畫水彩和油畫。

在1984年2月10日的日記上，吳炫三寫道：「子彈上膛，隨時備戰……感覺幾百樣危險都在四周，人處在生命的邊緣……想到這一次如果能安全回城，對我來說，這世界就再也沒有什麼苦事了。」面對著劇烈的頭痛、背痛，加上猴群、黑蚊的兇猛襲擊，肉體忍受度已到極限，他很想半途而退，但未尋著原始的印地安人亞諾馬密族（Yano Mami）如何甘心？終於在2月15日找到亞諾馬密族。一百多位族人共居於一巨大的茅房裡，他們個個身材矮壯，黃皮膚，有寬大的顴骨和扁寬鼻子，與南太平洋諸島的原住民、臺灣蘭嶼的雅美族最為接近。從後來他在創作所援引的亞諾馬密族素材，以至於當今他還孜孜不倦的「南島」系列作品

看來，可以說當次冒險所換來的收穫，顯然抵過了之前所度過的苦難，一切精神與肉體折磨都值得。2006年，六十五歲的吳炫三再度赴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旅行，想起前塵往事，尚能感覺到當年的焦慮與身體的傷痛。

吳炫三的中南美之行有來自蠻荒的驚險與折磨，旅途當中也蒙受古老文化和陽光樂舞的滋補。1983年的12月，他到訪印加王國古蹟的皮沙歐梯田、馬丘比丘、伊卡的納斯卡區、太陽門等地。1984年轉往巴西里約熱內盧，親身體會盛大熱鬧的巴西嘉年華會。在熾熱陽光和激情樂聲的催化下，體態豐美的女郎盡情地跳舞：「森巴，森巴」躍動撩人的音樂節奏和女性肢體的盡情顫動，讓他禁不住興起創作的衝動，一系列巴西嘉年華會的畫作因而產生。





（上圖）吳炫三，〈嘉年華會舞祭〉，1982，油彩、畫布，129×19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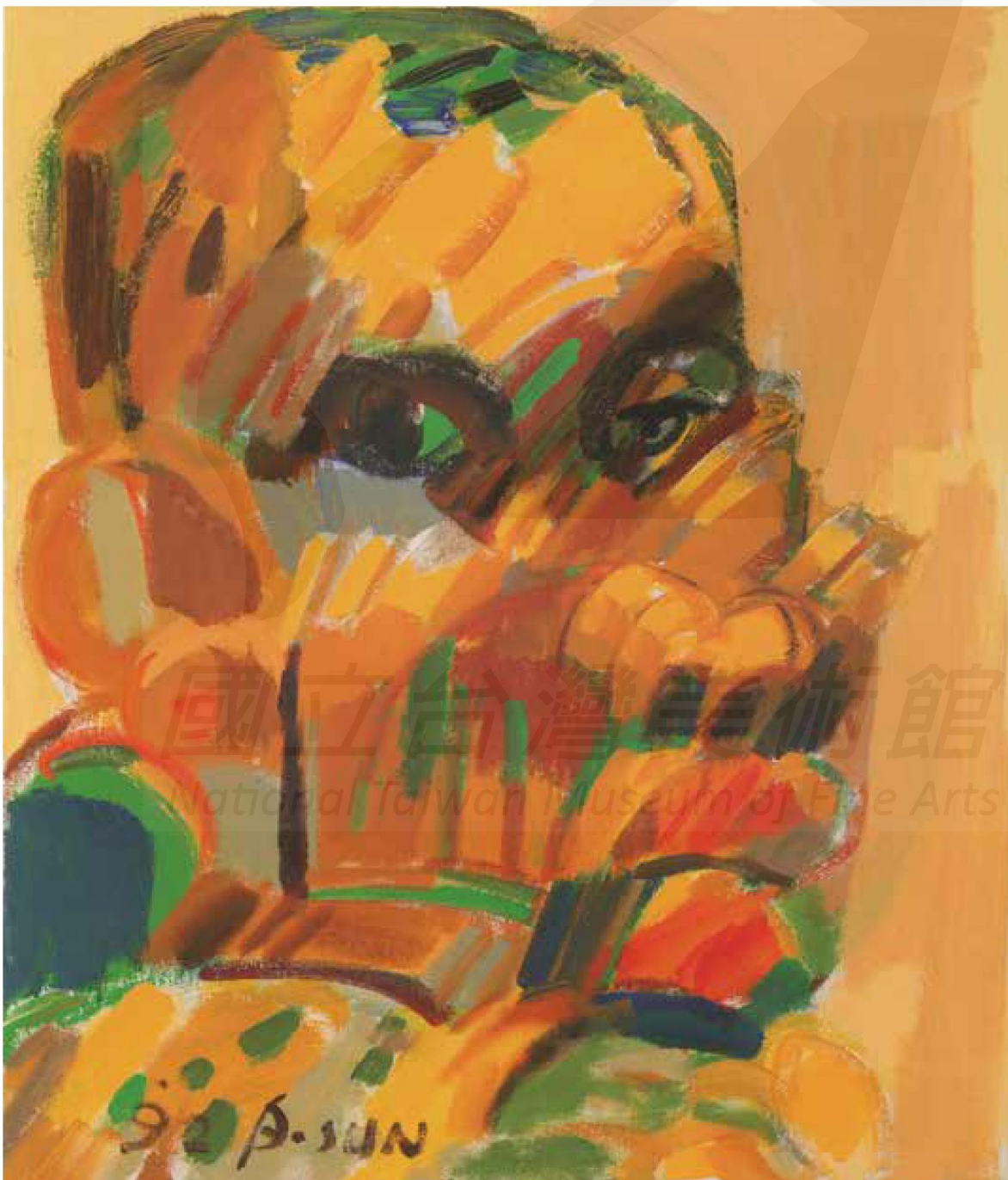
（左下圖）1985年，吳炫三於巴西聖保羅美術館舉辦「吳炫三的原始世界」個展。

（右下圖）1985年，巴西聖保羅市頒贈市鑰予吳炫三。

陽光和節奏 · 撒哈拉沙漠的啟示

1984年4月，吳炫三從中南美洲轉往非洲，開始第二次的非洲行。他在1972年留學西班牙時，曾經和同學前往當時仍是西班牙海外省的西屬撒哈拉收集飾物。吳炫三此次蜻蜓點水的短暫停留，對當地的印象是「除了沙，什麼也沒有。」那個階段，他的創作偏愛東方精神，也對

吳炫三，
〈撒哈拉沙漠裡的紳士〉，
1992，油彩、畫布，
53.2×46cm。





吳炫三，〈太陽與人類〉，
1986，壓克力顏料、畫布，
91×117cm，
國家圖書館典藏。

當時自己的成績感到滿意，沙漠的體驗似乎未引發他藝術創作方面的新思維。1973至1976年間，他客居紐約期間從事照相寫實繪畫時，每每工作至午夜，他在歇筆沉思的時候，眼前總會浮現撒哈拉沙漠在陽光下閃爍的沙景。1979年他的藝術人生有了突破，那就是非洲行的壯舉。在這屬於他第一次長達十一個月的非洲旅行裡，三次出入撒哈拉沙漠。1984年他第二次長期停留非洲時，也數次進出這一個影響他繪畫的世界大沙漠。

撒哈拉位於非洲北部，面積超過94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美國的面積，是世界最大的沙漠。東臨紅海，西到大西洋，北起地中海，南抵尼



吳炫三，〈三張臉〉，
1983，油彩、畫布，
尺寸未詳。

日國南界，跨越十多個國家，其中有的國家甚至整個都在它的範圍之內。乾旱、焦熱和氣候多變是此沙漠的特質。

1980年的4月間，他準備從尼日的津爾德（Zinder）進入沙漠之前，租來的吉普車經不起碎石路滑而翻覆，門窗全毀。他從車中爬出時一身是血，經送往醫院拍攝七張X光，確定頭部與腿傷無礙，一週後重新租車，再攜帶七桶，每桶4加侖的汽油及飲水、乾糧上路。沙漠的白天氣溫高達攝氏60度，入夜冷到石頭都凍裂，他除了得忍受強烈的溫差，飲水惡臭、太陽毒辣、砂石飛揚也是一大障礙，再加上輪胎不停地破裂，必須搭乘數小時人畜共乘的野雞車前往綠洲補胎。



吳炫三，
〈酋長的狩獵計畫〉，
2005，壓克力顏料、畫布，
119×183cm。

首次非洲行更艱苦的一次經歷是，當他進入納米比亞沙漠時，風沙太大幾乎寸步難行，當地人稱之「死亡沙漠」一點也不為過。種種的折磨，讓他幾乎崩潰。吳炫三的非洲初體驗挑戰自然，也和自己生命搏鬥，其中兩度感染瘧疾。當疾病發作時，他突然深刻地想家、想念老母。最後他戰勝病魔，堅持走完全程。

「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像吳炫三一樣，因為熱愛非洲、中南美洲等原始文化的熱與力，而以自己的生命做賭注，全心投入。」已故作家林清玄是吳炫三的摯友，在吳炫三第二次前往非洲的前夕，他到民生東路吳炫三的畫室，發現阿三正在寫遺書，交代若是在叢林發生意外的種種安排事宜。「有這麼嚴重嗎？」他看了遺書內容後問，吳炫三回答：「在原始部落和荒原裡，隨時都可能死去。上次去就有多次瀕臨死亡的經驗。」林清玄事後表示，他為一個藝術家的真誠和為理想義無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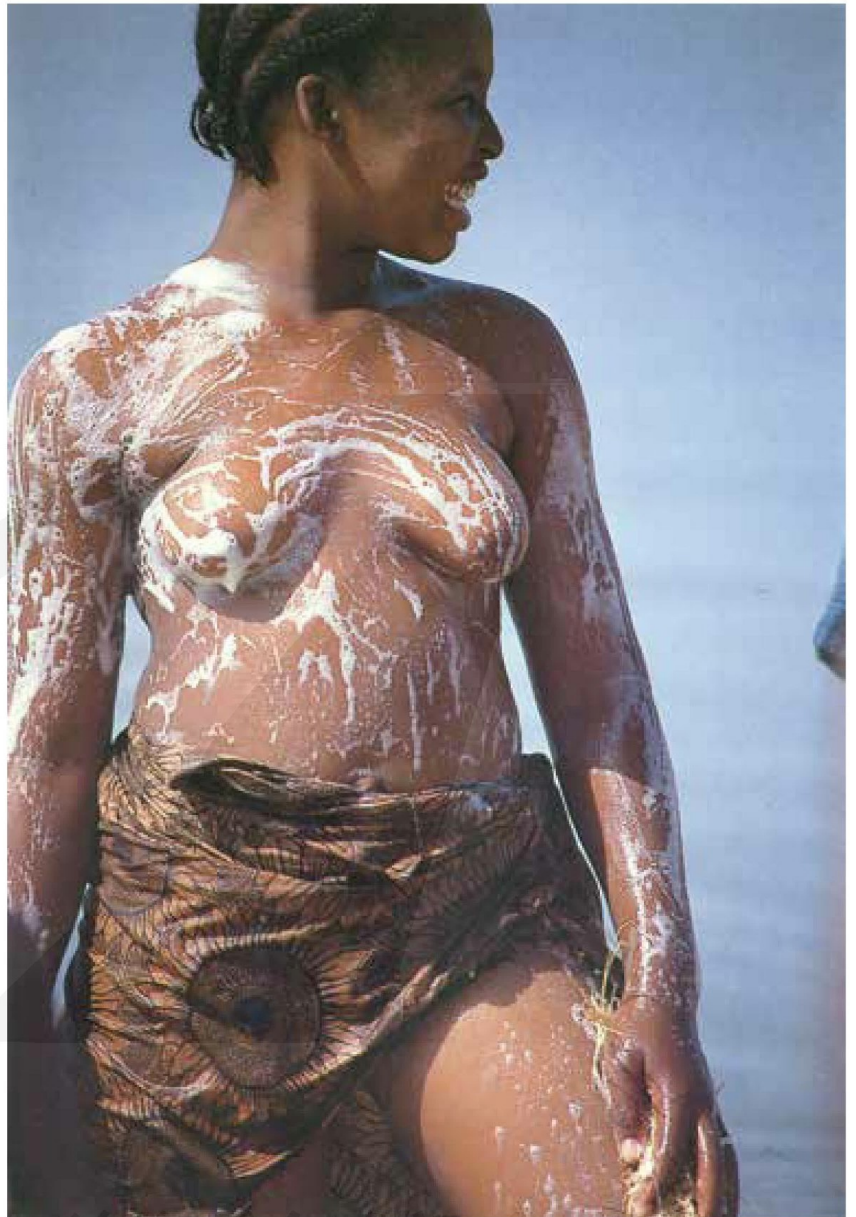
〔右頁上圖〕
吳炫三1984年於尼日河畔
的攝影。

〔右頁下圖〕
在非洲騎駱駝的吳炫三，
1983。

顧的態度感動不已。

原始大地的魅力讓吳炫三無畏生死，大自然也以非凡奇景報償他的一片熱忱。1980年的5月，在他從沙漠前往尼日大城市阿加德茲（Agadez）的路上，看到大氣與灼熱地面、經光線折射所產生的海市蜃樓幻影，精神為之一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也查覺到光線照在物體產生的單純而強烈的陰影，輪廓剛柔有別，足以顯現強而有力的生命力，他欣喜地發現將它運用在筆觸和造型上，足以呈現物象與陽光接觸的第一印象。另外，在西南非與安哥拉交界處的埃托沙（Etosha），他在一處遠遠看去，以為是湖泊，準備趕去取水與休憩，不料靠近後，只見到大片白色的沙。原來沙漠乾燥，在陽光照射和水蒸氣蒸發後，天上的雲彩倒影出現在沙漠白沙上，會帶來地上變化萬端的景致。他沒想到在撒哈拉飽嚙艱險與炙熱肆虐之後，竟然讓他意外獲得創作的生命，那就是來自陽光的啟示！

1980年吳炫三從肯亞飛往馬拉威的古城松巴（Zonba）時，造訪當地的奇奇華族（Chichiwa），初





次親耳聽到各種節奏的手鼓聲音，打聽後獲知該族人是由手鼓緩急之不同節奏，用來傳遞諸如酋長召集開會、婚喪慶典或外人入侵等訊息。1984年他為求突破，再次到非洲，在沙漠的原始部落再一次深刻體驗手鼓震動頻率所產生的節奏和隨意變奏，突然發現若將此概念轉化為延續性的線條，將自我創作情緒投入奔放、粗獷而強烈，如同非洲人之樂舞情緒裡，足以補助畫中瀕臨僵化的造型，打破形象的拘謹制式，達到不可言喻的境界。此後他的繪畫形式因此產生極大的改變。

1984年的8月9日，吳炫三和攝影師余是庸等僱了三位土著，背著笨重的攝影器材和飲水，攀登桑葛小鎮多貢族（Dogon）群聚的山中村落。桑葛鎮距離馬利北部城市莫布地（Mopti）大約120公里，是多貢族的大本營。一行人從莫布地駕吉普車前往，當中45公里的路程大小亂石橫陳，石頭的高度參差不齊，有時路中央又出現山丘，簡直寸步難行。據說，早年多貢族為了逃避阿拉伯人的侵襲，不得已才從馬汀遷到桑葛。14世紀以後，這一塊峭壁綿延數十里的不毛之地，使阿拉伯人知難而退。但是多貢族世世代代和貧瘠的



吳炫三，〈鼓聲〉，1982，
油彩、畫布，194×130cm。

〔左頁上圖〕
吳炫三，〈盤古開天闢地〉，
1986，油彩、畫布，
193×329cm。

〔左頁下圖〕
吳炫三，〈酋長〉，1983，
油彩、畫布，尺寸未詳。



吳炫三，〈西非女孩暢聚〉，
1984，油彩、畫布，
193×257cm。

生存環境搏鬥，付出相當的代價。族人進出30、40公尺高的山巖峭壁小石屋，靠隨身攜帶的布繩或爬桿。吳炫三等人翻過曲折的巖層、高低不一的石縫，好不容易才到達懸崖下的多貢村落。

非洲的原始藝術提供吳炫三創作許多養分和啟發，包括許多列入人類文化資產的岩洞壁畫、雕刻、編織物、原始部落族人的頭髮造型、面具、飾物、用具等都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西非馬利境內多貢族的洞穴建築和木雕、撒哈拉北部恩阿哲爾高原的古老壁畫，以及西非布希人（Bushman）的「白姑娘」（White Lady）岩石壁畫。恩阿哲爾高原的古老壁畫，以獸毛刷子在火山爆發後形成的岩層作畫，是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產物，壁畫中的河馬、犀牛、象隻和牛群，據考古資料顯



吳炫三，〈拿比比亞女娘〉，
1985，油彩、畫布，
97×130cm。

示是生活在五千至一萬年前的撒哈拉潮濕時期。今人難以想像當時的撒哈拉有草原和湖泊，而且有水棲動物自在地生活。布希人壁畫有三千多年歷史，將石頭磨粉為顏料，在岩壁上繪製不同生活景象的細緻圖案，令吳炫三讚嘆不已。非洲大陸的陽光、特殊的地景及人文色彩，對他創作的啟發與影響可以說是無限深遠。

藍天·巨石·浪花·南太平洋傳說

吳炫三為了充實藝術創作，除了遠征並深入非洲、中南美等地區，在1987至1989年期間也多次進入南太平洋群島旅行研究。他採「跳島」



【上圖】

1990年赴南太平洋群島進行研究之旅的吳炫三，攝於巴布亞新幾內亞部落之舞祭。

【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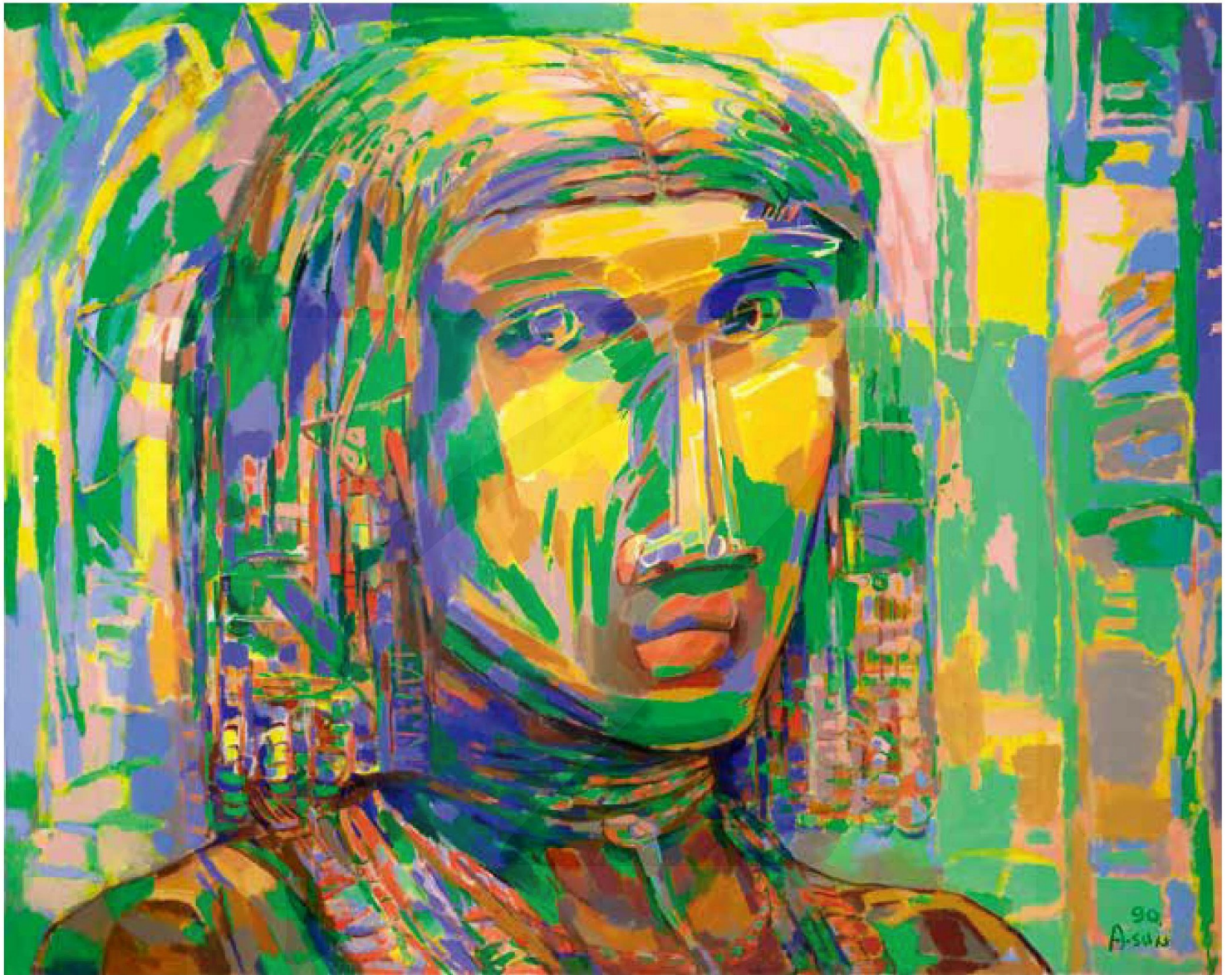
2013年，吳炫三與印尼蘇拉維西群島杜拉加聚落的巨石群。圖片來源：池上鳳珠攝影提供。

的方式，行遍南太平洋「巨石文化」區域內的馬來西亞、蘇門答臘、菲律賓、印尼、帝汶、新幾內亞、婆羅洲、斐濟群島、復活節島等地。所到之處，在他眼裡幾乎都是未經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矗立在海岸的巨石，難以計數，千奇百怪，讓他沉溺其中，流連忘返。

有一天的拂曉時刻，他步出住宿的原始部落房舍，經過海邊之際，看到一群孩童穿梭在巨石之間嬉戲塗鴉。其中一塊高大的岩石，不知被哪個小孩畫上一隻超大眼睛。頓時他感覺到一股澎湃的生命力在冰冷的巨石裡流竄，那天以後，只要看到石頭，他眼前都會出現海邊

這一幕，覺得石頭也會歡唱，也會雀躍舞蹈。「我喜歡旅行，是因為孤獨的行動讓我有思考的機會。新鮮的見聞能激發我的創作力。」但他較少在旅途中做速寫，而是全身投入當時環境，與原住民生活打成一片，回程經沉澱之後再動筆。

「南太平洋有我熱愛的陽光；但那裡的陽光投射於物體上，有別於南美洲的繽紛感，也跟非洲的深沉咖啡色調不同。南太平洋陽光的純



吳炫三，〈戴珠髮少女〉，
1990，油彩、畫布，
182×227.5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白反射，投向藍天、巨石和浪花，反映在我作品上的就是線條簡化了，也出現俐落的色塊。」在蘇門答臘的海邊，吳炫三看到一群少女對著一塊巨石膜拜，將鮮花灑向巨石旁的海面，祈禱愛與幸福的降臨；另一個區域，他發現巴達克族（Batak）祖先留下來的­一對男女石雕，彷彿在訴說古老的一段淒美纏綿的情事，這許多的見聞和感動都成為他「南太平洋」系列畫作的題材。簡約線條、明亮色塊所鋪陳的人像或巨石風景，帶著兒童畫的拙氣和靈現，五官表現更是隨心暢意。古怪的鼻子與突兀的眼睛，似可愛討喜的怪獸；但又分明是人的變形，這些都來自陽光下巨石的靈感。



2016年，吳炫三前往印尼佛洛勒斯島的洞穴，研究距今二十萬年前的人類遺址。圖片來源：池上鳳珠攝影提供。

【右頁上圖】
吳炫三，〈巨石文化南太平洋的記憶〉（又名〈復活節島〉），1988，壓克力顏料、畫布，169×442cm。

【右頁下圖】
吳炫三，〈南太平洋的族群〉，1988，壓克力顏料、畫布，130×162cm。

吳炫三的南太平洋原始藝術考察行程當中，主要包括印尼高文化藝術和古老土著藝術。其中蘇門答臘巴達克族以雕刻見長，在該族的祖先人像石雕、房屋建築的牆飾、占卜器等圖案都是他採集的對象。吳炫三也深入婆羅洲獵人頭族達雅克人（Dayaks）的部落。他發現在長木屋門或窗格上的蛇紋圖案相當具有韻味，更讓他嘆為觀止的是該族用來紀念祖先的雕像或面具，幾乎囊括了寫實、表現派和超寫實的風格，形式簡單的大型雕刻與他在非洲所見相近；所謂「原始就是現代」，他在生活條件極盡落後的南太平洋上的原始部落，感受到藝術返璞歸真的真諦。

吳炫三對南太平洋始終懷抱著濃厚的感情。在2013年他七十二歲時專程赴南太平洋蘇拉維西群島，參觀杜拉加（Toraja）聚落的巨石文化群。七十五歲那年，趁著受邀於西非貝南（Benin）的科托努（Cotonou）藝文中心駐村創作之便，前往印尼佛洛勒斯島（Flores）的洞穴，考察距今二十萬年前的人類遺址。數十年來他已習慣類似的野地遊走行程，從未間斷地從中汲取養分並樂在其中。從他作品中所刻劃的平面圖像或立體作品，從他青壯時代到古稀之年，可以看到創造火焰持續在燃燒。他對原始藝術之美的憧憬，持久處於勇壯的追求和勤作狀態，「非洲」系列是如此產生，「南太平洋」系列亦復如此！

